

《疯狂的科举》

潘剑冰 著



▲《疯狂的科举》▲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出版

【本书推荐】▷▷

本书以清代科举为蓝本,作者在大量阅读和积累的基础上,参阅了众多清代以来的名人自传、回忆录、日记,以及众多清代和近现代学者的笔记、杂谈、文集、奏章、小说等,真实可信、形象丰满,诸多的趣闻逸事既可揭开我们心中的谜团,也足以令我们解颐。作者以这种讲故事的方式重新解读尘封已久的科举制度,化抽象为形象,让我们在冰冷的词汇与枯涩的制度中感受到可以触摸的温情。

【作者简介】▷▷

潘剑冰, 80后实力派作家。出生于闽南古镇,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幽默兼优雅,深情且深刻”的独特写作风格深受读者喜爱,近年来已出版《率性林语堂》、《豪客丁玲》、《民国课堂》等多部著作。

读书人要放生

■ 陈立

生活细节。尤其是科举给读书人 and 其所处朝代带来的荣辱和兴衰。曾几何时,那些读书人,得意时,比现在的娱乐明星还得瑟,失意时,那种落寞滋味比如今的屌丝还屌丝。

参加科举考试,说白了就是向社会讨要一个名分。你书读得再好,倘若没考上秀才,即使你成了经济学家,在老百姓眼里,你仍然是一个白丁。在那年月,能考取科名,是一件很摆谱的事情,不像现在有钱人瞧不起读书人,那时有钱人为了充门面,花钱买科名,于是给国家捐点钱,弄个监生的头衔。当时只要沾上科举的边儿,那就是很荣耀的事情。那时在乡里,你是见不到进士的,因为他们珍稀品种,必须到朝堂去做官,散落民间的只是一些穷酸秀才,不过乡里乡亲一些葬礼嫁娶,都以请他们做客为荣,县太爷下乡办事,虽有狗腿乡绅伴随左右,

仍需要一些秀才粉饰场面。因为有了这些缘故,秀才平日在乡里都能得到好吃的招待,当时有民谚说:秀才吃得真是美,小米白面假着嘴。可见当时社会民众对读书人的器重,那些举人、进士老爷就可想而知了。

想起先前科举的香馍馍,看到现在公务员报考大军,我们不要埋怨世风日下,其实昨天的历史一直活在当下,只是社会进步了,出场的演员和台词不同而已。不过读书人多了,经济发达了,人活着就不能学猴子,万不可再去火中取栗,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把昔日的天之骄子变成了普通劳动者。没有了社会既定的名分,读书人才会踏实地过日子,这样社会也就免于祸乱。况且能过日子的读书人才有心思去做学问。否则就会拿学问当作敲门砖,去博弈金钱和权力了。

《上帝的代言人》

[美] 依迪丝·汉密尔顿 著



▲《上帝的代言人》▲
华夏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本书推荐】▷▷

本书是汉密尔顿于90岁高龄写的最后一部作品,书中以简约轻松的笔法以及短小精致的篇幅向我们展示了古希腊灿烂文化的兴衰史。借助汉密尔顿的叙事,我们或许能够更透彻得理解这些观念何以能够影响此后2500年的人类历史。被称为希腊黄金时代的200年,在汉密尔顿的笔下,如一部令人兴奋的小说,将那段风云际会的时代绝唱变成了绕梁不绝的历史回响。

【作者简介】▷▷

依迪丝·汉密尔顿,美国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普及家”(不列颠百科全书语)。早年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典籍是她一生的爱好。她在慕尼黑大学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成为在慕尼黑大学求学的第一位女性。她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和写作。

上帝离我们有多远

■ 皮皮

史,在时间的链条上,标出了前因后果。而全部这些,不仅仅来自她多年研究的积累,更可贵的是体现了她自己对他人的研究的消化理解之后的见识。见识不是每个有学问的人都有品质,就像深入浅出也不是每个学者都能掌握的方法。这两个可能性汉密尔顿兼而有之,保障了《上帝的代言人》这本书的阅读价值和阅读收获。

她的解读,也许就是我们忽视或者尚未理解的,跟着她的引领,读《圣经》,就像带上特别的地图去游览,就像当年跟随她浏览古老的希腊文明一样,总是获益匪浅。通过她的《希腊精神》、《罗马精神》、《神话》以及本书等著作,我认定她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学者;言之有物;把自我融化到历史的精髓中,目的仅仅是为读者提供更好的精神沉浸,促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中掩埋的本质,而不是为自己树碑。

汉密尔顿晚年动笔写这本书,许多表述不仅简洁,而且十分透彻。延伸出来不妨这样

理解,他们因此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他们最成功的艺术家,其突出的敏感也表现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感悟中。他们把上帝拿到生活中崇拜,是讲究实用的信众。

卢克莱修说,宗教崇拜源于恐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动机和观念越变越复杂,但恐惧仍占上风,主宰着我们的行为。尽管如此,“人性也不会彻底绝望、放弃”,他们“以人类的行为模式来规范恶灵”……“要想牵制恐怖的上帝唯有借助可怕的手段……要想得到神灵的特别关照,就必须用等值的代价来做交换。”亚伯拉罕献上了自己的儿子,伊菲戈涅亚被杀了,作者围绕以恐惧为核心的宗教崇拜,论述了它们如何具体到宗教崇拜的形式上。汉密尔顿认为,信仰的真实度,不在于它们能否被证明是客观真理,而在于信仰它的人们怎么做,并为此能做出多大的牺牲。亚伯拉罕和被杀害的少女的父亲,因信而做,证明了他们的信念高于一切。

大时代中的私人写作

■ 林雅华

时候掬一把热泪。为了让读者获得最佳的现场感,我们可以在书中的多篇文章中,读到作者翻阅数百万荣庆、那桐、徐世昌……日记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隐微、切近、甚至近乎残酷的真实。在剧烈的时代转型与震荡之中,宏大的历史叙事,无法渗入个人的生命故事。而那些稍纵即逝的生命体验、喜怒哀乐、乃至最为私密的呓语,却在无意间被放大、被播散。那时代的人,不知道近百年之后,恰好有那么一些人,藉由作者的手笔,读到了他们的故事,甚至深入到了那个时代。

原本的官修历史,实质上是一种“大公无私”的东西,它是成王败寇者的博弈,甚或是一代明君的恩泽天下。这种历史记录的场所,大抵是宫廷深处。而当历史的言说,越过了宫廷史官的微言大义,转而蛰伏到了私人写作的领域,那么,一种新的东西就被解放了出来。在时间的沙漏中,他们的日记从落寞无人闻,走到了我们现在的案头枕边,才使得我们看清当时社会的激烈碰撞、交锋落败与挣扎求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私人写作的历史,比之严整肃穆的正史,读来更加令人惊心动魄,似乎在不经意间,就能让我们嗅到那股来自于历史

深处的烽火硝烟与呢喃市井。

这样一个大时代中的私人写作的涌动,其实表征了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它表征了时代脉搏在个体生命中的搏动,而这种生命的搏动,使得我们能够越过时间的障碍、历史事件的层累,直接触碰到那个时代的真实;其二、这样的私人写作亦是一个现代性逐步奠定成型的过程。从表面上看,私人写作似乎传达了一种封闭的诉求,意图寻求个体的自我认同。但实际上,自我认同的获得,必须具备两个向度的认同达成自我与自我的认同,以及自我与他者的认同。故而,个体永远都处于一种既自我关怀,又关涉别人的双重关系中。自我关怀的目的是为了关涉他者,关涉他者反过来又加强自我关怀。因此,即便最为内在的私人主体性也都与他者和共同体相联。清末民初的这一批时代人物,通过大时代下的私人写作,在不断突显自我体验的过程中,不经意间为自我建立起了一种主体性,进而参与到了他者、乃至整个共同体的命运中。

而此后中国的整体遭际、发展方向,也恰恰应和了此种现代性发展的大潮。我们看到,一个五千年未易的古老国度,迈着沉重的步伐,最终汇入了整个现代文明的道路。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局中人》

王学斌 著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局中人》▲
东方出版社
2013年10月出版

【本书推荐】▷▷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时代。一如当今的民国热,对当代的许多人来说,民国或许就是他们心中的黄金时代。而清末民初,在李鸿章的眼中,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好时代还是坏时代,都不是绝对,本书所写的载沣、荣禄、邵飘萍、柳亚子、郑孝胥等,便是深深嵌在这清末民初“变局”里的“局中人”。

【作者简介】▷▷

王学斌,中央党校文史部讲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晚近学术思想史、文化史及民国人物研究,先后在《高校理论战线》《社会科学战线》《文献》等学术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闲暇之余,撰文自润,已在《书屋》《中国新闻出版报》《文艺报》《名人传记》《中国经营报》等国内报刊发表随笔、杂文、时评近百篇。已出版著作有《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民国音乐:未央》(与人合著)等。

对于现在的大学生,科举早已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根本无从谈起的兴趣,更不用说做研究了。就算有那么一点印象,也是从《儒林外史》遴选出来的《范进中举》,还有就是鲁迅的小说《孔乙己》,里面只是提到科举的危害性,把它说成了读书人的活棺材。

可是,科举自从隋唐兴起,一直贯穿中国接下来的所有封建王朝,直到晚清给它敲响了丧钟。在这漫长的岁月,因为有了科举,使多少寒门子弟享受当世的风光,受到当朝庙堂和老百姓的宠爱,说句老实话,没有科举制度,这些民二代是无法与官二代和富二代在权力社会分得一羹米粥。

潘剑冰一直倾心于历史研究,希望从故纸堆里翻出历史的真相来,他文笔活泼幽默,论古鉴今,不像那些老学究塞牙的插科打诨,而是以当下的笔触,描述科举时代读书人的

《上帝的代言人》的作者汉密尔顿说,《旧约》不好读,因为它是由众多不同的匿名者,几百年里一再重写的,而且这些编写者根本没有尊重原文的概念。听她这么说,不好读的《旧约》更加闪烁,怎样读呢?“《旧约》是上帝无可更改的话,这个观念在《旧约》的成书史上出现得很晚,要等到耶稣死后若干年,也就是公元后而不是公元前。”

于是,有了不同的上帝形象。平易可亲的上帝,与他的子民一起享用祭品,子民吃肉,上帝闻香;容易被激怒、可怕难以接近的上帝,一气之下用瘟疫杀死七万之众。按照自己的意愿,崇拜亲近其中一个,还是“学术”冷观地审视?茫然的不仅仅是读者,作为研究者,汉密尔顿也担心,自己以这本《上帝的代言人》,做“如此非学术的工作”是一个“冒险”。

她的“冒险”所为是用简洁易懂的语言解读了《旧约》,带领我们穿越上帝族人的历

往往读史之时,恰是思变之时。只是,这种思变,并非无中生有的变,而是溯源有自的变。当下的中国,重新翻看历史已经成为了我们走向未来的必要之举。这种对于逝去年代的追寻有两重含义。其一,这是对一度失落的民族历史意识的重建,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回归,以及对于常态生活秩序的渴望与承诺。其二,这种追寻实际上在不断提醒我们,现实的基础并不足够坚实,如果想要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必须不间断地返回到历史的那个转折口,去看看我们的困境、我们的挣扎与我们的选择。

那么,那个至今仍旧震撼我们灵魂的时间点究竟是哪个时刻?毋庸置疑,我们的目光追随着王学斌的这一本《最好与最坏的时代——局中人》,看到了清末民初的中国。作者很巧妙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最鲜明特征——在崩坏与新生之间。在崩坏与新生的逆转中,有的人苦苦持守、有的人推波助澜、有的人散发扁舟、有的人点石成金、有的人香消玉损……作者用了6个不同的“局”,以嬉笑怒骂的手笔,带领着我们一头扎进了那个风云变幻、内忧外患的时代。过往读史,沉甸甸的兴亡更迭,往往需让人先冷却了心肠,恍若上帝一般居高临下,大可不必沉痛